

## 中東歐海外華人的研究紀要：2022 年的暑期調研

鄭得興

### 前言

筆者今年(2022)暑假有機會前往捷克帕爾杜彼采大學(University of Pardubice)進行一個有關捷克華人的短期研究，這也是筆者自從 2019 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大約有兩年多沒再來中東歐。儘管筆者過去在捷克攻讀博士七年之久(2002-2009)，之後幾乎每年也都回到中東歐與當地國家進行學術及文化交流機會，不過此次在捷克有兩個多月的移地研究，可算是我距 2009 年返台工作後在捷克停留最久的一次，剛好也是這段期間台灣與幾個中東歐國家關係發展更形密切之際，反觀也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關係比較緊張的時候。筆者在中東歐就近觀察了烏俄戰爭的影響、中東歐國家政局改變對台灣的意涵、中東歐的亞洲移民發展現況等情勢，筆者試圖以中東歐海外華人的發展近況為主軸，將上述所觀察到的重點初步整理成研究紀要，以便不久的未來再進一步作為學術文章寫作之準備。

中東歐大致有 17 個國家，1989 年之後各國先後脫離過去共產獨裁政權統治，2004 年

大部分中東歐國家陸續加入歐盟，1999 年北約正式納入前東歐國家，並進行東擴，2007 年中東歐國家逐步成為申根區域。「中東歐」是一個冷戰之後被新建構出來的國際地理名詞，本身意涵相當複雜，兼有地緣政治、文化、地理空間、學術創意等論述。17 個中東歐國家不意味著這裡是國際政治的破碎地帶，或許可說是歐盟的邊陲，但卻也不是一塊高同質性的國際區域，她們現在都是具有各自主權的「民主」國家，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自由民主及政經社文的發展脈絡，因此每一項研究議題都可以在中東歐國家形成比較性的區域探討，包括海外華人議題也是如此，因為中東歐各國的華人社群發展都不相同。

中東歐的海外華人社會形成很晚近，時間點差不多是在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及中東歐國家民主化之後的 1980 年代末，最早起源於 1988 年的匈牙利政府提供中國人民免簽政策，大量的華人藉此機會進入匈牙利，數量從三萬到十萬的估計都有，這對前共產社會的匈牙利而言實是難以承載的外來人口壓力，不論是移民政策的空白，更是習慣封閉社會的匈牙利民眾而言，心理壓力及對國際移民

的不良感受更是讓他們無法接納這些突如其來的社會主義同志。於是 1992 年匈牙利政府盡力遣散這些大量的中國移民，結果許多華人往其他中東歐國家轉進。相對於東南亞及北美地區傳統海外華人的悠久歷史，三十幾年的中東歐海外華人歷史不僅短暫，這段過去仍是現在許多華人活生生的記憶。

本研究紀要是筆者這次在中東歐短期調研的觀察筆記(7/6-9/28)，部分觀點是在反思過去相關研究的論述，筆者搜集了相關資料、做了幾次訪談、及與相關學者的對話等，但這份暑期調研紀要僅暫時紀錄一些觀察重點，不按照學術論文寫作格式，內容也不限於「海外華人」。

## 研究紀要

### (一) 何謂海外華人？

筆者於此次暑期調研期間曾與一位德國專研國際移民的學者交流，她不明白 *Overseas Chinese*(海外華人)的意涵，她表示會使用 *Chinese migration* 來指稱德國的華人社群。在中東歐地區，*Chinese* 就是指稱中國人，其中的「華人性」內涵對在地人而言太複雜了，如以 *Overseas Chinese* 的主體性來自我指稱，在此地區的台灣人社群大致更會使用 *Overseas Taiwanese*(海外台灣人)，而非海外華人。這也是因為這三十年來，所謂最廣泛的「華人」移民主要就是來自中國地區與台灣，少數來自香港，即使遍布世界許多地方的華裔越南人，

也未出現在中東歐地區，中東歐廣大的越南人移民絕大部分多是來自北越的京族(非華人)。台灣地區歷經 1990 年代及 2000 年代的省籍情結與國家認同爭議，因此新到中東歐地區的台灣移民或留學生特別對 *Chinese* 有些敏感，因為中東歐國家都承認一中政策，展現在公部門及私部門的所有文件申請上，都被冠上中國台灣(*Taiwan, China*)，在當地人過去對中國印象不佳的年代裡，許多台灣人在中東歐地區的公私部門互動上都有過被刁難的經驗，包括簽證延簽、公司文件。因此對台灣社群來說，使用海外「華人」不僅在情感上有所為難，在實務上也會被刁難。尤其台海兩岸的衝突戲碼幾乎常被搬移到中東歐各地區上演，包括名字爭議(*ROC, Taiwan*)、國際出席場合的位階等衝突。

過去中東歐地區的人民不了解台灣，經常會與泰國(*Thailand*)搞混。在 2007 年台灣成功獲得歐盟申根免簽之前，台灣人進入中東歐國家需要簽證，延長簽證的過程亦多麻煩，相對於香港及馬來西亞等國人民當時有免簽入境，讓台灣人深感不平。其實，簡單而言，中東歐地區台灣人不曾使用 *Overseas Chinese* 來自我指稱，最多就是 *Overseas Taiwanese*，因此可以說在中東歐地區的 *Overseas Chinese*(海外華人)就是指來自中國地區的中國人，因為中東歐海華發展的歷史短暫，因此並無延伸更多的華人性探討。研究國際移民的外國學者可能不太了解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的歷史性與主體性，因此他們也不太清楚 Overseas Chinese 與 Chinese Migration 是否指涉同一？

筆者認為中東歐人民現在對 Chinese 與 Taiwanese 的認知隨著該地區對國際知識的增長，他們已更多了解台灣人不同於中國人，但不代表他們明白台海兩岸局勢。然而不管名詞的政治意涵，生活在中東歐地區的中國人與台灣人基本上並沒有什麼衝突性，筆者認為在海外才能真正體驗出「兩岸一家親」的人民情感。廣義的海外華人或許可以涵蓋海外的台灣人，這是指其中的「華人性」，包括生活中的文化習慣而言，語言能通、飲食相近、家庭及教育理念一致等。不過，至少在中東歐地區的台灣人不認同 Overseas Chinese 這個難以區辨身份認同的名詞。

## (二) 中東歐華人研究成果真正稀少

研究中東歐地區的「海外華人」幾乎都是中東歐當地的學者，然而數量亦不多。1980年代末新興的中國移民社區引起在地學者的注意，但除了極少數的中東歐學者，如匈牙利學者 Niri Pal 能從華人移民中東歐之初開始研究，是一直維持至今的中國移民專家，此外，其他研究海外華人的中東歐學者都是這些年來陸續加入。其中，他們對華人社群的研究興趣大致都是從中國崛起、一帶一路、17+1、國際局勢等角度切入，因為在中東歐地區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他國家的中國人數量都不多，因此「在地」的華人移民力量並未成為氣候，

他們對在地移民接受國的政治及社會影響微乎其微。所以在地學者關心的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通常都是非在地中國移民社群的議題。少數國家內部的越南移民為數眾多，如波蘭、捷克及斯洛伐克等，這些國家有較多的越南移民研究學者或專家。越南人數眾多，其第二代在中東歐地區的影響力是逐步增強中，包括參政、商業經營及其他各行各業的分佈等。此外，越南移民可以流利使用移民接受國的在地語言，這使得中東歐地區研究越南移民的專家學者人數比研究中國移民來得多。研究中國移民的使用語言勢必需要華語，因為早期中國移民大多不積極學習在地語言，因此在地學者很難利用中東歐國家語言自在進出華人社群，結果除了許多過去的新聞或專題報導之外，很少有學術成果，這些相關報導中又大多數充滿了刻板印象，甚至是歧視性的文章寫作。

儘管研究中國議題的中東歐在地學者有越來越多的趨勢，然而大致都關心比較大的國家議題層面，偶爾才會延伸到關心在地中國人社群。隨著中國與中東歐的互動頻仍，中東歐地區的中國研究學者專家似乎也分為「親中」或「反中」兩派，他們對中國形象的建構有極重要的影響力。中國移民進入中東歐地區的移民過程之初，他們在中東歐地區的形象普遍不佳，因為他們大都從事社會底層的市場批發及零售，再加上不眠不休的工作引起與在地社會文化的衝突。不過，中國移

民的第二代與越南移民第二代一樣都被中東歐社會為其認真努力上進而有所感動與認同。筆者認為比較弔詭的是，今日中國崛起的印象並未隨著國家力量的茁壯而表現更佳，反而中東歐的舊華人社群憑靠三十年的社會融入而獲得在地社會的接納與肯定，也就是說現在中東歐對中國形象不予認同之際，卻不影響中東歐社會對在地中國移民越來越正面的看法。絕大多數的華人移民都是低調過自己的生活，他們對政治的涉入不深，興趣也不大，除了第二代的學業表現之外，中國移民開始回饋在地社會的行為舉止，也被在地社會肯定與接納。但是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成果實在是太少了，包括在地學者也幾乎很少觸及在地華人社群的研究。

中國學者對中東歐海外華人的議題探討也不多，大多還是集中在國與國，或是中國與中東歐雙邊關係的議題上，而對中東歐海外華人的探討主要也是二手資料的搜集為主，有到中東歐在地華人社區進行田調或者有中東歐生活經驗的中國學者比較少。其他對中東歐華人移民研究的學術成果也非長期持續性的關注，可以說中東歐海外華人的研究成果相當稀少。中東歐海外華人的研究是全球海外華人研究的一環，不同於西歐的海華研究，中東歐海外華人的發展歷史相當短暫，因此可以「從頭」做起。中東歐海外華人的當代發展可以是從 1980 年代末的匈牙利算起，目前匈牙利華人成立了中東歐華人博物館，作

為歷史記憶的展示與相關資料及物件的搜集機構，極有學術研究的利用價值。因此，中東歐海外華人的學術研究必須要與這些中東歐海華過來人合作，才会有相得益彰的成果。

### （三）中東歐的台灣研究與交流

捷克原來有長久的漢學研究傳統，1950 年代初中國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互助及留學生交換學習，產生了不少真正懂中東歐的中國專家，這群專家的成果相當豐碩，分佈在自然與人文不同領域，至今捷克文學的最好翻譯作品仍是這群 1950 年代的留學生所留下的文化資產。冷戰期間，台灣與中東歐並未有任何交流，但在 1990 年代起台灣與中東歐一些國家的交流相當密切，台灣的電子產業也積極前往中東歐佈局，中東歐後共時期，台灣政府及民間積極往中東歐發展，取得很大的成果。台灣的蔣經國基金會將歐洲總部設立在捷克查理大學的中文系內，台灣研究在中東歐的發展逐漸脫離傳統漢學研究，有關台灣研究的學術單位與學術研討會逐漸取得一定的學術成就與地位，甚至中東歐不少國家在漢學的教學上都希望與台灣合作，而非求助於中國的漢辦，他們希望是從台灣引進兼任或短期的華語教學老師。捷克的三所傳統大學都設有中文系，目前這三所大學的中文系都與台灣合作相當密切，他們接受台灣的中文師資與書籍贈與，甚至捷克科學院的東方所都有台灣研究單位，捷克原來唯一設有孔子學院的帕拉斯基大學，現在確定也

要取消了，但令人驚訝的是，該所大學卻是以台灣研究中心取而代之。

筆者於今年(2022)八月隨同台灣文學館的參訪團隊拜會捷克國家文學館、哈維爾圖書館、摩拉維亞地區圖書館等單位，所到之處都能感受到捷克想與台灣各界進行更多更深入文化交流的可行性。相反的現象是捷克對與中國的交流目前似乎感到興趣缺缺，捷克新聞在今年八月份幾乎每天都播放著中國在台海的軍演畫面，再加上中國在烏俄戰爭中的模糊態度，捷克民眾現在對中國的國家形象普遍感受不佳。中國駐捷克大使館的重要新聞有許多是報導華人僑社領導人參與大使館討論反對台獨的會議與張貼排排站的團體照，中國的戰狼外交也讓捷克人感到中國強硬的形象，不同於過往中國在捷克兩任女大使期間，她們經常使用捷克語進行社會溝通，成功拉近了捷克與中國的情感距離。台灣現在在一些中東歐國家的重要性是拜中國目前形象不利地位所賜，除了匈牙利及塞爾維亞等之外其他中東歐國家對台灣的支持度與友好度，都比過去有大幅的提升。正因為中東歐對台灣的親密感，這也增加了台灣學生及台灣人移居中東歐的可能性，目前中東歐國家的疫情大致都已解封，台灣學生前往中東歐國家交換的人數逐步高升，台灣遊客前往中東歐旅行的準備也積極展開中。相對於中國目前與中東歐國家的緊張關係，中國在疫情前即已阻止中國遊客前往捷克旅行，做為其

與台灣官方交流的報復，兩相比較，中東歐的台灣存在感不斷在強化中，因此針對中東歐的台灣移民社群研究也有其必要性。台灣人婚嫁到中東歐的人數從過去以來逐漸增加，結果也意外擴大了「台灣」影響力，在捷克的台捷關係發展很大一部分是由台灣人的捷克配偶在積極推動。

#### (四) 中國移民第二代在哪裏

十幾年前的捷克報紙有一篇報導說未來的布拉格市長可能是由中國人擔任，然後他決定要將查理大橋拆除，他會將布拉格市中心「現代化」，文章中充滿歧視捷克華人。因為海外華人的生活低調，認真努力打拼的精神與在地社會文化時常格格不入，在地社會所產生的恐懼意識與相對剝奪感在後共時期的社會心理是明顯的，甚至連第二代的學業表現都時常成為媒體報導的主題，深受社會的關注。中國的第二代大都是在中國出生，並隨著父母移居中東歐，學術上亦稱他們為 1.5 代。越南移民的第二代大部分都是在中東歐國家出生，所以從小就是在西方社會的文化薰陶下成長。然而，中國與越南移民的第二代都有受儒家教育思想的影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他們非常努力求得學業成就，並爭取就讀最好的大學。現在這些第二代都已陸續離開校園，在社會各行各業發揮所學。

筆者此次捷克的暑期調研看到相當多的越南第二代所經營的餐廳、飲料店、雜貨店，以及在不同的服務業就職，他們利用父母輩

所累積的資本，將他們所提供的各式店面加以企業化經營，店面裡外都經由重新設計裝潢，幾位年輕越南人分工合作，不同於父母輩的經營方式，在布拉格市中心每隔幾步路的距離就有越南店，其中就有越南第二代的年輕人。筆者這次發現不少珍珠奶茶的手搖飲店，包括 COMEBUY、日出茶太及歇腳亭等台灣的珍珠奶茶，品牌是台灣的，店員一律全是越南第二代，材料不知來自何處，喝起來不像是台灣口味，但生意不錯，國際遊客很多排隊在購買越南年輕人經營的台灣珍珠奶茶，很全球化的一副混雜圖像。但筆者比較納悶的是，跟越南第二代學業有拼的中國第二代都跑去哪裡了？

2012年中國的16+1、2013年的一帶一路，及2016年習近平訪問捷克及波蘭等重要決策，中國決定要轉向中東歐，過去中國僅把中東歐當成歐洲的邊陲，或是前進西歐的跳板，習近平上來之後改變了中東歐的戰略地位，提供了中東歐無限想像的未來性與可能性，中國第二代可說是踏上了最好的歷史時機，他們是橫跨中國與中東歐跨文化的天之驕子，他們掌握了中國在中東歐發展的歷史契機，不管是中國在中東歐的投資事業，或利用中國提供的機會進行中東歐與中國的貿易等，他們想做的事業比越南第二代的事業心更大。然而，也就在2016年習近平國家主席訪問中東歐之後，弔詭的是雙方後續關係並沒有更好，而是直轉急下，中國的華信集團與捷

克的捷華集團雙方都出現了許多危機。中東歐國家抱怨中國所承諾的16+1(17+1)投資金額完全沒到位，雙方貿易額度雖有增長，但卻是中國的貿易逆差遠大於中國對中東歐國家的進口順差。不同於亞洲其他國家(日韓)對捷克的投資行為，中國是以併購的方式收買捷克原來的公司，因此不像是日本的豐田汽車，或是韓國的現代汽車公司(在捷克是其子公司Kia)，甚至是台灣的電子產業等，是增加捷克的就業機會，中國投資的行為並未對捷克增加就業機會，這也是其他中東歐國家抱怨中國的地方。不過，筆者想問的是在中國企業紛紛退潮的當下，中國移民第二代轉進到哪了？跟越南移民第二代比較，在街頭巷尾都看得到他們的存在，儘管越南移民人數遠大於中國移民，但筆者此次的暑期田調確實都沒什麼看到中國第二代的蹤影，因此中國移民第二代是有待進一步探究的。他們被寄望在中國一帶一路上可以發揮所長，但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目前發展的不順之下，他們如何轉進他們的事業與人生，並對中東歐的華人移民社會有何重要性是需要研究的。

#### (四) 政黨政治及國際衝突

2019年捷克參議院訪問團、斯洛伐克經濟參訪團、波羅的海三國議員團，直到最近的(2022)捷克另一波參議院訪問團，波蘭、捷克及斯洛伐克等國贈送台灣新冠疫苗，立陶宛同意以台灣為名設立台灣代表處，斯洛文尼亞的總理發言支持台灣等，中東歐國家種種

跡象顯示與台灣關係的親近程度更甚於往。中東歐國家有十七個之多，幾乎每年都有國家大選或各式各樣的選舉，冷戰之後的中東歐國家都是以多黨制的國會及多黨的聯合內閣制為主，政黨的意識形態及政黨利益關係著政黨的決策取向。不過民主化的政黨政治發展，意味著各種政治可能性都有，以捷克為例，目前對台灣最友好的公民民主黨(ODS)，其創黨主席 Vaclav Klaus，他擔任過捷克的總理及總統，他的政治態度是與中國友好，也多次訪問中國。曾擔任過捷克總理的 Petr Necas，他也是公民民主黨，他應中國之邀出任新絲路基礎建設發展與科技協會負責人，Jan Zhradil(公民民主黨)曾是歐洲議會的中歐之友團的成員，他們目前都是跟中國走得最近的捷克政治菁英份子，跟現在反中的捷克總理 Petr Fiala 與參議院院長 Milos Vystrelil 一樣，他們都是屬於公民民主黨。

Vaclav Klaus 擔任捷克總理與總統期間，他是歐洲最知名的疑歐主義者。現在捷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2022 下半年)，公民民主黨籍的總理 Petr Fiala 堅持歐洲價值的西方世界理念，號召反俄及違反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理念的獨裁國家，高舉哈維爾(Vaclav Havel)的理念作為捷克的國際政治處理原則，Vaclav Klaus 與 Vaclav Havel 在過去捷克政壇是死對頭。從過去到現在同樣都是中間偏右的公民民主黨，其中歷經過不同的政黨領導人，其政治意識型態的轉向卻具有差異性。中東歐的歷史記憶與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都固然重

要，但國際政治不論是理想主義或現實主義，中東歐許多領導人都喜歡講他們是務實主義。中東歐國家透過民主選舉，由於多黨制的屬性，其政黨輪替的速度相對比較快。對台灣而言，主要還是要堅持一路走過來的自由民主價值，假如陷於中東歐政黨政治的漩渦，其實對台灣是不利的。目前中東歐跟歐洲其他國家的政治發展情況都差不多，極右派的興起、民粹主義的盛行，國族主義的反撲更可能凌駕普世價值，匈牙利是一例，但也不只匈牙利是如此「自私」。現在台灣人在歐洲生活，都能感受歐洲人對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重視，但同時卻也面對著極右主義的種族歧視。針對國際移民而言，只能說是自求多福，海外華人、海外台灣人都是同樣的情況。在中東歐，海外華人與海外台灣人可能是不同的移民社群，但他們也可能是彼此感到最親近的移民社群，這是跳脫國際政治衝突框架的真實情況。

## 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思考

1980 年代末的匈牙利華人有許多是國營企業下崗與下海的國家公務員，也有高中老師、各種個體戶等，他們來自中國各地透過北京的國際班列火車，或者購買機票直接到匈牙利去，但 1992 年匈牙利驅散原來的華人移民之後，中東歐的海外華人大多來自浙江青田與溫州，也有來自福建，他們大多是家庭鏈鎖式移民來到中東歐，期間非法移民人數相當多，直到 2010 年代之後，中國隨著中東歐政策的轉向，一帶一路政策也帶來了一批批的中國新

移民，他們是具有高知識水平，且來自中國各地的年輕人，他們正被期待未來在中東歐的發展，卻因為公司經營的不善以及政策轉向，據說有不少人回國去了。所以，現在的中東歐華人移民圈大致又回到舊的華人社群，亦即青田、溫州與福建為主的「老華人」。

台灣人移民到中東歐的情況是主要是婚嫁與外派人員，不過公司派外人員不論多久，最後大概也都回台比較多，目前能堅定不移留下來的大概是婚嫁移民，而且大多是女性台灣人。台灣移民不會是鏈鎖式移民，他們的第二代會兼顧台灣與捷克(或中東歐各國)的文化學習。派外或駐外人員比較不會融入在地社會，其子女有許多就讀國際學校，生活習慣比較接近日韓的外派人員，不同於中國人移民社群。台灣人也很少利用中東歐在地的人才移民相關法規進行移民，留學、遊學、打工的台灣人等都有，跟過去拿台灣政府獎學金去中東歐就讀學位的留學生相比，現在的台灣留學生希望在畢業後能到歐洲其他各國發展，以前台灣留學生大都選擇回台灣就業。

以下是針對有關中東歐海外華人的理論與方法的研究省思，首先，當前台灣的海外華人研究趨勢是包含海外台灣人的研究，中東歐的海外華人歷史發展短暫，以至於海外華人就是明確指涉海外中國人，不同於海外台灣人的移民社群，對於中華民國的歷史脈絡屬性著墨不深，這是不同於東南亞及北美的海華研究，因此中東歐的海外台灣人研究對在台灣的海華研究，應該可以注入更多不同的當代理論構思及研究內涵。其二，中東歐海華的發展脈絡短暫，因此對於中東歐過去海華發展的集體記憶，可以利用口述歷史的方式搜集資料。其三、

匈牙利華人社區新成立中東歐華人博物館，這是在地重要的華人移民紀錄，目前尚不知道這間博物館能發展到什麼程度，不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其四、中東歐海外華人第二代的發展與中國國際局勢有密切相關，他們有突然被拉高到國與國的層次，但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他們何去何從也是值得關注。第五，兩岸局勢相當敏感，中東歐在地的華人社群一般都很低調行事，他們不太願意發表任何看法，也不隨便接受訪談等，研究中東歐的海外華人有一定程度的困難性。第六、中東歐海外華人資料的搜集可以是當地的華人報紙、當地有關的華人報導及照片、剪報、華人的文學作品、中國大使館的新聞發布等公開資料。

## 結語

中東歐的海外華人研究成果目前是比較少的，而且對此方面的學術研究大致還是中東歐當地的學者在做，但假如他們是以在地國文字書寫，而非英文撰寫的文章，我們也很難一窺究竟。中東歐海外華人的研究可以提供目前世界華人研究的重要補充與比較，畢竟這移民社群的歷史只有短暫的三十幾年，我們幾乎能完整地注視到整段中東歐海外華人的過去。中東歐海外華人的舊社群是以浙江與福建移民為主，尤其是青田人與溫州人。新的移民社群是以中國崛起之後進到中東歐尋求發展的華人，但有能力的華人仍寧願選擇到西歐國家發展，會到中東歐的中國移民仍具有許多不確定性，跟舊華人社群不同，他們大概就在中東歐與中國兩地往返，兩地同時為家了，他們也對中東歐的移民國家逐漸培養出感情與認同。



筆者於今年(2022)暑假在捷克進行兩個多月的海外華人議題研究，看到許多新的變化，尤其是國際局勢的變化牽動中國、台灣與中東歐三方關係的微妙互動，間接地對在地華人移民與台灣移民產生了影響。中國的意象隨著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國勢的發展，從過去的不佳(改革開放之初)到後來的敬畏(中國崛起)，又到今日的質疑(威權獨裁)，但對在地中國人的三十年低調與沈澱，舊的華人社群差不多能夠融入在地社會，他們對政治盡量保持距離，他們盡量往前看，具有未來性。中東歐國家對台灣普遍具有好感度，對台灣移民的看法也比較接近日韓移民的同性質範疇，其他亞洲移民社群主要是以越南人為主，而越南移民也成為在地與華人移民比較的最重要參考移民社群。最後，筆者認為中東歐華

人社群的研究不可能貪多，在地語言的掌握與生活經驗的感觸都是研究其中一國的海外華人不可或缺的必備工具，唯有從一個中東歐國家的海外華人著手深入探討，才能與其他中東歐國家進行更多的比較。

(本文作者鄭得興(James Cheng)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捷克查理大學社會學博士。此篇報告是筆者暑期在捷克所做的調研筆記，先行發表於巴黎視野。計畫名稱：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employ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dubice II。1 – KA08 –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Strategy (Faculty of Arts and Philosophy)計畫編號：CZ.02.2.69/0.0/0.0/18\_053/0016969。此計畫受歐盟 Erasmus 研究經費補助。)

### **A Brief Report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2022's Summer research: A Czech Case**

#### summary

The author used the summer (2022.7-9) to go to University of Pardubice in the Czech Republic to conduct a short-term study on the latest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then wrote a preliminary research summary of the observation of this foreign field study opportunity, which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and papers.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as evolved differently, mainly due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s quite short, starting from Hungary in the late 1980s and then scattering to neighboring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traditional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s from Qingtian and Wenzhou, Zhejiang Province, as well as Fujian due to 16+1 (17+!) in the 2010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has brought in new Chinese companies, as well as emerging Chinese technical talents. However, as these policies gradually were not going well,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eemed to return to the former community. The identity of Taiwanes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ill not be Overseas Chinese, but Overseas Taiwanese, and it is also worth watching how the recent clos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ill affect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s mainly based on local scholars, but its outcomes are also quite rare.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Taiwanes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ill provide further dialogue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world.

Keyword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zech Republic,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Taiwanese